

亚森·罗苹探案全集 [全译本]

巴奈特私家侦探社

L'agence Barnett et Cie

奇怪的屋子

La demeure mystérieuse

[法]莫里斯·卢布朗 著 林雅芬 张颖绮 译



在西方，福尔摩斯与他齐名
在东方，他是楚留香的创作原型
百年来最受推崇的绅士怪盗
永远为推理小说迷所津津乐道

Welcome to the world of
Arsène Lupin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教育出版社

亚森·罗苹探案全集 [全译本]

巴奈特私家侦探社

Banaite Sijia Zhentanshe

奇怪的屋子

Qiguai de Wuzi

[法] 莫里斯·卢布朗 著 林雅芬 张颖绮 译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教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巴奈特私家侦探社·奇怪的屋子 / (法) 卢布朗
(Leblanc, M.) 著; 林雅芬, 张颖绮译. — 合肥: 安徽
教育出版社, 2011.11
(亚森·罗苹探案全集; 14)
ISBN 978-7-5336-6401-5

I. ①巴… II. ①卢… ②林… ③张… III. ①侦探小
说—小说集—法国—现代 IV. ①I565.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235795 号

本书译文由立村文化有限公司授权使用。

书 名: 巴奈特私家侦探社 奇怪的屋子 作者: (法) 莫里斯·卢布朗
译者: 林雅芬 张颖绮

出 版 人: 朱智润 选题策划: 阿卡狄亚 装帧设计: 吴 凯
责任编辑: 马小玲 特约编辑: 董 莹

出版发行: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http://www.press-mart.com>
安徽教育出版社 <http://www.ahep.com.cn>
(合肥市繁华大道西路 398 号, 邮编 230601)
营销部电话: (0551) 3683010, 3683011, 3683015
印 刷: 北京九天志诚印刷有限公司 电话: 010-61232741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印刷厂商联系调换)

开 本: 880mm×1230mm 1/32 印 张: 10.5 字 数: 160 千字
版 次: 2012 年 1 月第 1 版 2012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336-6401-5

定 价: 27.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Arsène Lupin

目 录

巴奈特私家侦探社

1. 掉落的珍珠 3
2. 乔治国王的情书 26
3. 牌局 46
4. 金牙男子 65
5. 贝舒的十二张股票 83
6. 偶然的奇迹 105
7. 白手套与白鞋罩 128
8. 逮捕杰姆·巴奈特 153

奇怪的屋子

1. 女伶雷吉娜	174
2. 模特亚蕾	185
3. 绅士侦探迪安里	196
4. 警长贝舒	208
5. 是敌是友?	221
6. 梅拉府的秘密	231
7. 救星法杰霍	242
8. 纵火者马丁家族	256
9. 亚蕾的婚约	271
10. 对决	283
11. 女郎瓦勒里	294
12. 亚森·罗苹	306
13. 尾声——迪安里和亚蕾	322

巴奈特私家侦探社

林雅芬 译



1. 掉落的珍珠

阿瑟蒙男爵夫人的宽广府邸坐落于圣日耳曼区。此时，府邸楼下的电铃正声声作响，女佣飞快地去应门，之后带回一封信。

“夫人，您约四点见面的那位先生来了。”

阿瑟蒙夫人拆开信封，读了一下印在名片上的字：巴奈特私家侦探社，免费调查。

“请这位先生到我的起居会客室。”

尽管三十多年来，男爵夫人一直拥有“美人瓦蕾丽”的称号，但她如今却是个略微肥胖的成熟女人。她穿着讲究，自命不凡，神态中略带傲气，有时还显得冷酷。不过她不时展现的天真倒不失魅力。纵使上流社会的社交杂志曾对她的几桩艳史丑闻有所批评，甚至断言她的丈夫曾经想结束这段婚姻，但身为阿瑟蒙男爵兼银行家妻子的她，一向对自己的奢华、社交关系、府邸，以及所有与她有关的产业引以为傲。

瓦蕾丽首先到丈夫房里探视了一下。阿瑟蒙男爵年迈体弱，加上几个星期前心脏病突发，所以直至目前都只能卧床休息。瓦蕾丽一边询问他的病况，一边漫不经心地调整他背后的枕头。阿瑟蒙男爵喃喃自语地问：

“是不是有人按门铃？”

“是的，有人向我推荐了一位私家侦探，来调查我们的案子，刚才按门铃的就是他，听说是个相当出色的人。”



“那样最好，”银行家说，“这桩事深深困扰我。就算我再怎么反复思考，也毫无头绪。”

瓦蕾丽带着一贯忧郁的神情走出房间，来到起居会客室。在会客室里，她看见一位相当奇特的人。他体形壮硕、肩膀宽阔、外表稳重，但身上穿的那件黑礼服——或者应该说是墨绿色——却闪耀着如同伞布般的庸俗光泽。虽然充满活力的粗犷五官看起来很年轻，粗糙泛红的皮肤却破坏了五官的美感。尽管如此，隐藏在单眼镜片后方那双略带讽刺的冷峻眼神，仍为他增添了一股青春活力。

“您是巴奈特先生吗？”她问道，礼貌性地伸出手。

他向夫人倾身鞠躬，并在她还来不及抽回手的瞬间，以圆滑的姿势亲吻着她的手，还发出如耳语般的啧啧声，仿佛在玩味着手上的芬芳香味。

“杰姆·巴奈特在此为您服务，男爵夫人。一接到您的信，我稍微换了下礼服就来了。”

她十分惊讶，犹豫是否该将眼前的莽汉赶出去。但念及他是以上流社会高贵的礼仪与气度来应对，瓦蕾丽只得说道：

“听说您惯于处理棘手的案子……”

巴奈特带着自负的神情微笑道：

“这或许是我的天分吧，一种洞悉事物的天分！”

他的嗓音温柔却专横，略带讽刺与揶揄，充满自信的姿态，让人毫无招架之力。瓦蕾丽当下似乎也从这位陌生、默默无名的私家侦探社老板身上，感受到一股莫名的强大冲击。她不甘示弱地暗讽道：



“我们最好还是先把条件谈清楚……”

“不必了。”巴奈特如此表示。

“但，”这回换她露出微笑，“您总不能白费工夫吧？”

“巴奈特侦探社是完全免费服务的，男爵夫人。”

她显然受挫。

“我倒宁愿我们之间的协议可以谈谈提成、报酬等问题。”

“或是小费。”他冷笑道。

她坚持地说：

“我总不能……”

“勉强我吧？美丽优雅的女子是从不勉强任何人的。”

他为了修正言语上的放肆，马上接着说：

“反正，您压根儿不需要担心，无论我为您提供什么服务，都会设法让我俩互不相欠。”

这暧昧不清的话语到底蕴藏什么玄机？难道此人想自掏腰包调查？他所说的两不相欠又是什么样的偿还方式？

瓦蕾丽不适地打了个冷颤，脸也红了起来。巴奈特确实让她陡然升起一股复杂的不安感，仿佛遇上侠盗一般。或者，她遇上了一位爱慕者。天啊！一定是这样没错……他竟然选择这种别出心裁的方式登门入室。但该如何确认？面对所有可能出现的情况，又该如何响应？惶然不安、居于下风、又容易相信别人的瓦蕾丽，不管三七二十一，决定听从巴奈特的建议。因此，当这位私家侦探问及求援的原因时，她便直截了当、开门见山地告诉他，正如他的要求一般。巴奈特似乎急于想知道其中的原由，而夫人给的解释倒也不是什么长篇大论。



“事情发生在上上个星期天,我约了几个朋友打桥牌。那晚,我很早就上床,而且像往常一样入睡。但是快四点时,却被一些声响吵醒,然后在四点十分时,从我的起居室传来一声关门的声音。”她说。

“也就是说是从这个房间传出声响的啰?”巴奈特打断她的叙述。

“没错,这个房间两侧是相通的,一侧通向我的卧房(此时,巴奈特小心翼翼地侧身瞄了一下卧室那边),另一侧则衔接通往佣人房楼梯的长廊。我并不胆小,因此静待一会儿就下床了。”

巴奈特对男爵夫人下床的勇敢举动再次致意。

“这么说,您起身下床了?”

“我下床了,还进了起居室,开了灯。但房里没人,只有这个小橱柜倒了下来。原本摆在上面的东西,如一些小饰品、小雕像都掉落下来,有些还摔坏了。之后,我走进我丈夫房里,他当时正坐在床上看书,什么也没听见。一知道这样的情况,我立即非常不安地按铃通知管家。管家随即展开搜查,直到天亮,搜索调查工作才转由警方继续进行。”

“结果呢?”巴奈特问道。

“就这样,关于入侵者如何进入,如何离开,就像谜团一样,一点头绪也没有。只在一个软垫下的小饰品的碎片堆中,发现了半截蜡烛,以及一把非常脏的木制螺丝起子。此外,我们还得知,前一天下午,曾有个水电工前来修理我丈夫房内浴室洗脸盆的水龙头。警方立即询问了水电工人,那名工人认出了那把螺丝起子,警方也在水电行里找到了另一截蜡烛。”



“如此一来，这条线索倒是有它的可信度啦？”杰姆·巴奈特插嘴说。

“的确，但另一项不争的事实却让这条线索显得矛盾，令人匪夷所思。侦察工作证实水电工人在当晚六点就已搭乘特快列车到布鲁塞尔，而后在深夜十二点抵达该地，也就是案发前的三个小时。”

“糟糕！那这工人有再回来吗？”

“没有，他在安特卫普大肆挥霍之后，就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就这样？”

“毫无遗漏。”

“谁负责这个案子？”

“贝舒探长。”

巴奈特显露出相当欢愉的神情。

“是贝舒吗？哦！这位杰出的贝舒是我的好友，男爵夫人，我们俩可经常一起办案呢！”

“事实上，是他向我推荐巴奈特侦探社的。”

“可能是因为他破不了案，是吗？”

“没错！”

“就算如此，能为您效劳的机会，我也同样开心。这正直的贝舒！他不知道我有多高兴能为他服务！男爵夫人，请您相信他的推荐，尤其得相信您自己。”

巴奈特走向窗台，手肘撑在窗台上，一手抵着额头，沉思了一会儿。他又将窗户玻璃当作鼓一样敲打，口中吹着小舞曲的口哨。终于，他再次回到阿瑟蒙夫人身旁，开口说道：



“依据贝舒和夫人您的看法,应该是有窃案发生,不是吗?”

“是的,而且是行窃未遂,因为没有任何东西失窃。”

“我们姑且这么认为。但再怎么这个未遂的行动总有个明确目标,您应该很清楚他的目标是什么吧?”

“我不知道。”瓦蕾丽稍微迟疑了一下才回答。

侦探微笑着。

“男爵夫人,您不介意我不置可否地耸耸肩吧?”

不待男爵夫人回答,他即以讽刺的姿态指着起居室踢脚板上方的壁纸,询问的态度仿佛正质问一个藏东西的小孩。

“那么,这道墙的后面是什么?”

“什么都没有呀!”她目瞪口呆地说,“您是什么意思?”

“只要是侦探高手都会察觉这片长方形壁纸的边缘有些皱,似乎还有用薄木板隔开的缝隙,男爵夫人啊!这种现象理所当然会让人揣测到这堵墙后方隐藏了一个保险柜。”

瓦蕾丽打了个冷颤,心想巴奈特是如何借由如此不明确的破绽猜到的……她突然挪开那道墙壁,里面露出一扇小钢门。她焦躁不安地转动保险柜上的三个锁头,一种莫名的不安袭来。尽管她的怀疑不太可能发生,但她仍不免自问,这个陌生人刚刚独自待在这儿时,该不会已把保险柜里的东西偷了个精光吧?

她又从口袋中拿出一把钥匙,打开保险柜的门,随即露出了满意的微笑。保险柜里摆着一条无与伦比的珍珠项链。她急忙将项链握在手中,长度足足能在她手腕上绕三圈。

巴奈特笑了起来。

“男爵夫人,您先别高兴,窃贼是相当胆大妄为的,您得好好检



查一番。这东西真是漂亮啊！我可以理解为什么有人会偷走它。”

她反驳说：

“但是项链并没遭窃啊！或许有人急切地想偷走它，却没能逞啊！”

“您这么认为吗，男爵夫人？”

“不是这样吗？项链明明在这儿！明明就在我手中！若是被偷了，怎么还会在这儿！”

他镇静地纠正她：

“的确有条项链在这儿，但您确定这是您的项链？确定这条项链具有什么价值？”

“怎么回事？”她恼火地说，“不到半个月前，我的珠宝鉴定师还认为它价值五十万呢！”

“十五天前，也就是案发当晚的五天前是这样。但现在呢？哎呀！我什么都不知道，也没亲自鉴定过，只是猜测罢了。我就问问您，难道您没有一丝怀疑？真的如此确定？”

瓦蕾丽不再反驳。她心想，他所指的“怀疑”是什么意思？一种理不清的焦虑涌上心头，正是他那烦人的坚持使她产生了这种焦虑。她掂了掂掌心中的那串项链，感觉重量似乎变轻了，色泽也不太一样，泛着陌生的光，而且每颗珍珠的颗粒大小均相同，几可乱真的完美感着实令人感到讶异。所有细节让她的心思绞成一团。就这样，在她思绪中阴暗的一角，真相一点一滴地厘清，而且愈来愈具威胁性。

巴奈特兴高采烈地笑道：

“太好了！太好了！您想到了！这回可想对方向了！再稍微



努力一下,男爵夫人,您将会豁然开朗。所有的一切是那么具有逻辑!对方并没有偷走项链,只是调包了而已。如此一来,什么都没丢,而且,若不是那该死的小小的橱柜发出声响,这一切都将神不知鬼不觉地进行,您也不会知道真正的珍珠项链已经不见了,仍旧会将一串假项链戴在您雪白的脖子上。”

巴奈特放肆的言语一点儿也没吓着她,显然她心里正想着其他的事。巴奈特朝她弯下身,没给她喘息的机会,开门见山地说:

“所以说,可以确定的一点是:项链不见了。我们应该乘胜追击。已经知道被偷走的是什么东西了,那么,男爵夫人,请好好想一想会是谁偷的。调查案子的逻辑就是这样,一旦知道了小偷是谁,就可以追回失物……就可以进入我们合作的第三阶段。”

他友善地轻拍瓦蕾丽的手。

“要有点儿信心,男爵夫人,我们会有进展的。若您允许,我们就先来做个小小的假设。‘假设’可是个相当重要的步骤喔!假设尽管您的丈夫卧病在床,那天晚上仍可能从房间硬拖着身子来到这儿,手里拿着烛火,利用水电工不经意留下的工具,开启了保险柜,却也笨手笨脚地弄倒了橱柜,又怕您听到声响过来看,只好赶紧离开。如此而言,一切就都真相大白了!因此,在这种情况下,自然找不到歹徒进入以及离开的蛛丝马迹,自然而然,保险柜虽被打开却没有撬锁的痕迹。而且男爵曾掳获您的芳心,得以进入您的个人起居室,多年来应有无数次与您一同进入起居室、看着您开锁、记下转动号码锁的方法,如此一来,慢慢就知晓了开锁的三个密码了。”

杰姆·巴奈特口中的这个“小小的假设”,逐字逐句地吓坏了



男爵夫人，仿佛让她回忆起过去，往事重现。

不知所措的她结结巴巴地说：

“您疯了啊！我丈夫根本没办法……假如那晚真的有人潜入，不会是他，很可能是外人……”

他逐步引导她说：

“您的珍珠项链是否有另一条赝品？”

“没错！为了安全起见，在购买时，我丈夫让人又做了另一条，距今已有四年了。”

“这条仿制品在谁手中？”

“我丈夫。”她低声地说。

杰姆·巴奈特欢欣地下了结论：

“您手中的就是那条仿制项链！就是它将那条真品掉包的，真正的珍珠项链已被您的丈夫取走了。他为何要这么做？阿瑟蒙男爵家财万贯，犯不着行窃呀？或许应该针对一些心理动机做出分析……比如说报复，渴望折磨人、伤害人，或者想惩罚人，不是吗？一位年轻貌美的女子可能做出某些不检点的行为，虽谨守本分，但做丈夫的宽容度或许严格了些……不好意思，男爵夫人，我无意干涉您的家务事，只希望在您的许可下，找到项链。”

“不！”瓦蕾丽一边后退一边大叫道，“不！不！”

突然，她觉得自己受够了这个令人难以忍受的助手。这人不时以打趣的口吻调侃，并且违反一般调查常理。不过，他却在短短几分钟的交谈中，以非常轻松自在的态度揭开了所有谜团，还以挖苦的神情揭露了已将她推落深渊的命运之手。她再也不想听见那讽刺的言语。



“不会的!”她固执地反复呢喃。

“悉听尊便吧!夫人,我可不想惹您讨厌。我来此是提供服务的,但也得让您欢心接受啊!况且,我们都已讨论到这个阶段,希望您能接受我的帮助。您的丈夫无法出门,一定不会随意马虎地将项链交给别人,一定是将项链藏在屋里的某个角落,只要有技巧地搜寻一番,一定能找出来。我的朋友贝舒探长一定能胜任这种专业任务。话不多说,您需要我时,请打电话到社里来,每晚九点至十点我都在。夫人,在此向您告辞了。”

巴奈特再一次亲吻她的手,她却不敢表现出丝毫反抗。于是,他心满意足地扭着腰,摇摇摆摆地离去,大厅的门又再次关上。

当天晚上,瓦蕾丽请贝舒探长过来——他时常出现在阿瑟蒙官邸,所以这次拜访显得再寻常不过了——于此展开一些搜寻工作。贝舒,这位受人尊敬的警官,是有名的嘉尼玛探长的座下弟子,他采取最常用的方法侦办案子,将卧室、厕所、个人起居室分为不同区域,一一寻查。一串可绕成三圈的珍珠项链体积不小,不太可能藏得住,尤其是遇上像他这样的个中好手,更难遁形。然而,经过八天八夜精疲力竭的搜寻,贝舒探长甚至趁阿瑟蒙男爵服用安眠药熟睡的夜晚,亲自床上床下地做地毯式搜寻,却一无所获。他心灰意冷,心想,项链可能已经不在官邸里了。

尽管瓦蕾丽心存反感,却不得不再与巴奈特侦探社联系,向那个令人难以忍受的家伙求援。就算他又会亲吻她的手,称呼她“亲爱的男爵夫人”也无所谓。但他真能完成任务吗?

然而,就在措手不及的情况下,发生了一件事,颠覆了整个局势。一天傍晚,瓦蕾丽接获一道紧急通知:她丈夫的心脏病又发作